

十七岁的世界

陶 然 主 编
王向北 副主编
汤春生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十七岁的世界

主 编 陶 然

副主编 王向北
汤春生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序

《十七岁的世界》结集出版，编者嘱我作序，我勉为其难，却又觉得走进了十七岁的人生世界，令我欣喜而又亢奋。

读《十七岁的世界》各篇，第一个感觉是应该肯定少年作者们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对人生的关切态度。几年之前在文界有一种风气，好象文学离现实越远越好，越空灵玄妙越是高明。自己那点淡淡的愁情，还要掰成一丝丝地细细咀嚼，这是走向“内心”者；还有一派胡哨地天马行空，如神似鬼，不知所云，这是自诩为“文化深层”者。其实弄文学的人个个食人间烟火，不该不面对现实，更不该对现实人生漠然视之。

十七岁，是生命的起步时期。但在八十年代里，遗传的执著与情感的背悖造成了一种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的后面，是时代的投影。时代蔑视遗传，时代割裂情感。这使得“十七岁”一代与他们父辈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十七岁”的作者们是否具有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先读他们的小说。高艳国《柔姿王子》的主人公贾伟，他作为年轻的中学生，在很多方面是异常地成熟了。在元旦联欢晚会上，他身着蝙蝠衫健美裤登台，随着他那极富柔感的舞蹈动作，掌声绵延不绝。直至节目表演完毕，贾伟连连谢幕三次，仍有不息的掌声。他成功了。由于年轻生命力的巨大涌动，在爱情上他也不能抗拒一个女孩子对他的钟情。女孩子的歌唱得很不错，她希望贾伟成为一名舞星，以便有一朝一日和她同台演出。这愿望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些却不能为父辈们所理解，父辈也更不知道贾伟的学跳舞，是由于在高三时老师光抓尖子，三类苗不管不

问。教师的冷落,父母的打骂,就使他甘心情愿制造出一个对立面——一个“我自己”。这篇小说虽然写得灵气不足,没有更深厚的蕴涵,但它提出的问题,不得不让人反复咀嚼和思索。小说貌似着力于少年玩和乐的细致描绘,却明显透视出社会观念、社会意识、家庭伦理、母子感情间的新变异和新关系之前的阵痛。这是对社会现状的真实表现。今天,生活在变,世界在变,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学校中的老师与学生)自然也在发展变化。小说及时而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变化中的矛盾,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中篇小说《男孩子 女孩子》,则更预示着年轻作者雷霆概括社会现象的潜力。而且,就这部中篇所表现的那种关心同龄少年关心民众的胸怀,揭示社会弊病的热情,对于作者来说,也是矫然不群的。作品所写的仍然是中学生升学的题材,但男孩子和女孩子呈现的悲剧结局却是不尽相同的。女孩子在高考落榜以后被误认为喝了敌敌畏而强行用肥皂水和阿多品灌输肠胃,由此而丧失了年轻的生命;而男孩子在高考中“只差三分”,于是威镇一村的老瞎子出来打保票,说是上面有人拉拉手儿,下面有钱垫垫脚儿,就能跳过龙门。这使得男孩子的母亲尽情巴结。而巴结的结果,则是母亲遭受瞎老一的奸污。这让男孩子气愤已极,因而在瞎老一的白瓷缸里倒进去安眠药,使瞎老一丧命在“我”家堂屋。而“我”娘作为胆小怕事的女人,感到这事非同小可,比瞎老一对自己的辱奸还要恐惧,因而上吊丧生。紧接着,爹因此也疯了。

小说的悲剧是够典型的。但这位年轻的作者毕竟笔触稚嫩,没有使一个很容易落入俗套的题材比较地获得更多一些新意。

中学生题材还需要开拓。就这个集子的其它一些作品的

普遍情形而言，由于年轻作者们没有把自己的心扉向生活的原野敞开，他们还未能唱出更多样更广阔的音调来，他们还不能象大龄作家那样，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穿透力，有一种对人类总在不断前行的坚信，因而不能用较为开阔豁达的胸襟去处理手中的题材，不能对自己的个人情绪取一种自我批评、自我排解的前进的姿态。

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中学生王向北的《私生子》，不象他的有些兄弟姐妹的作品出现的那些少年形象那样有消沉，那样欣赏吟味个人苦闷的情绪，而呈露出一种超越的品格。私生子在儿童时期，信奉着母亲“做人要诚实”的训诫，不得稍有越雷池一步之举。但作为天真未凿的儿童来说，把任何一桩事都要诚实地在别人面前复述，也是为长辈所不安的。作品抓住这种“童趣”复演着生活的情事，使小说进入了特定的生活氛围，让读者觉得有一种看不见、说不清的东西从字里行间飘冉升腾而出，如丝如缕，若气若毒，真有“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之感。我指的是在私生子的视角之下，把校长、女班主任和母亲这三个人物写得十分蕴藉含蓄，很具有艺术的张力。私生子所执著的诚实，他在以后结婚和离婚中所取的态度，说明这个形象是积极的，他的追求和思索也是发人深思的，这就决定了小说的基调是健康的，引人向上的。

《十七岁的世界》的多数作者恐怕都在超过十七岁。他们都希望与缪斯有进一步的联姻，而且，更强烈地憧憬着人生的、也就是文学创作的辉煌的瞬间。而这种辉煌的瞬间，只有在引人向上的人民的事业中才能获得。这正如前辈作家丁玲所说：

“我希望年轻的作者能投身到广大的人民斗争的生活中去，锻炼自己，加深自己对人民的爱，对人民在精神上的悲欢

离合有更深切的感受，不只是把文字语言拼缀为美丽的文字章节，而是真正反映人民的要求，为人民去呐喊，歌颂那些崇高的感情，写出更深刻的、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来。”（《〈小船、小船〉序》）

“辉煌的瞬间”的实现，不仅是与人民的结合的结晶，也是终生艰苦努力千锤百炼的艺术生命的升华。我们很有必要学习艺术大师们不惮修改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据有人统计，托尔斯泰的《童年》有四种稿本；《战争与和平》的个别章节有七种稿本；《安娜·卡列尼娜》的个别章节有十二种稿本。他常常告诫青年：“主要的是，不要急于写作，不要讨厌修改，而要把同一篇东西改写十遍，二十遍。”这些话，对我们一些失之于浮躁的青少年作者来说，是很切中肯綮的。我们需要学习艺术大师们去寻找构成完美艺术的无限小的因素。这无限小的因素，也可能是一个字，一处细节；也可能是一根线条，一个音符；也可能是稍微明亮一些或稍微暗淡一些；也可能是稍微高一点或稍微低一点，只要稍微说得不够一点，稍微说得过分一点，稍微夸大一点，那就没有艺术感染力了。只有当艺术家找到了构成艺术作品的无限小的因素时，它才可能感染别人。

“十七岁”的作者们已经开始或准备开始步入文苑。我想送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不懈地寻找构成艺术作品的无限小的因素。

胡宗健

1990.12.9

（胡宗健 中国作协会员，零陵作协副主席，湖南评论家。）

目 录

序..... (胡崇健)(1)

邱华栋

黑 洞..... (2)

杀 戮 (11)

姜 明

童 话 (22)

雷 霆

男孩子、女孩子..... (32)

杨玉雄

节 日 (56)

关于晨雾 (59)

窗外有雨 (62)

冯晓光

黑 屋 (66)

吴访益

蔚兰色的太阳 (79)

山又青青 (90)

陈永红

淡淡风来 (97)

远逝的歌声 (103)

王向北

我是私生子 (112)

六月六 (122)

无望的爱 (135)

春 姊 (144)

童 贞 (156)

蛤蟆祭 (159)

窗外,那片竹林 (162)

生 日 (165)

曹君仁

儿女梦 (170)

没有儿女的妈妈 (173)

高艳国

校园二人图 (177)

后 记 陶然(183)

·
邱
华
栋
·



人一辈子只能干成一件事。

作者简介

邱华栋 男 出生于冬天的新疆，已免试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就学。

十六岁开始发表小说，迄今已在全国几十家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二十余篇，诗、散文、散文诗、杂论逾百篇，计近三十万字。作品已收入《1986年全国儿童优秀小说选》，《当代青年千家诗》等二十多种选集。已获《儿童文学》新苗奖，武汉大学纪念闻一多奖等十项大奖。已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别了，十七岁》。将出版的有散文诗集《青春的影子》诗集《生命岛》，诗合集《中国少年诗人十二家》等。

现任中国大中学生诺贝尔文学社社长，中国南方诗人协会理事，武汉大学《大学生学刊》主编。

黑 洞

悲哀是一种果实，你不该让它长在正在承受阳光的嫩枝上。

——题记

我听说林雪死了的时候是在7月份的某一天的黄昏。当时我心情不佳，正独自一人到一个我常去散心的地方去同太阳进行对话。每当我的情感世界有波动的时候，我都要到这里来同太阳进行对话——这是一种纯粹的心灵间的交流，我和太阳之间有一种不带任何功利性的契约。

记得当时太阳在天边运行得很快。我用我的眼睛盯着它，嘴里默念着什么。它发出的声音在我的心灵空间里激荡和回响。我有些兴奋，慢慢地感到了一种充实和精神抖擞。我在一块石头上面向它坐了好久，突然我惊诧地发现：太阳在这个时候变成了黑色——蓦地我感到了一种恐怖——在我的视网膜上那颗黑黑的太阳就像是一滴凝重的巨大的黑色血珠，正阴沉沉地向西天坠去……这一瞬间在我的意识深处腾起了像沼泽里溢出的腾腾气泡。

就在这个时候夏莹有点儿急促地来告诉我说林雪死了。她的脸色有些苍白，声音有点儿艰涩和哽咽。

然而我在她讲了足足有五分钟之后才明白是谁死了。在那顿悟的一瞬间，我感到一种极端的平静。我平和地笑了笑：是吗？我知道了。你可以回去了。我还有点儿事。就这些吗？

又呆坐了许久，我站起身，向回家的路上走去。吃晚饭的时候我才又想起林雪死了这件事。我的喉咙猛地一紧，忽然有一股湿润的东西，从我的眼眶里溢出来。我用手抹去它，接着支扶起我广袤的、曾生长出大片青春蕾的前额。这个时候正好夕阳的舌头一般的昏黑的光，舔在我的脸上。就在那一霎那，我陷入了一种极端困惑的（一种对生命和死亡的困惑）、像能吸取宇宙间一切物质的黑洞般的迷茫。

二年前的一天一个模样十分清秀的女孩子来找我。她就是林雪。我们九中和她的十二中紧挨着座落在这座棋盘般的中型城市里。她来找我是因为我是本校的学生会主席。那会儿大兴安岭着火了，她准备联合我共同发起一个募捐活动。我撇了撇嘴，说：不干！沽名钓誉！这大概仅仅有利于贵小姐的名声呈放射状增值吧！

她没答话。闪了闪她的幽深而明净的眼睛。她用这双眼睛盯着我。这双很奇特很富有感召力的眼睛，在随后的一分钟内溶化了我感化了我。我不能拒绝了。我说：试试看。

于是当然结果很好。我们两所中学共捐得一千多块钱，在一个太阳很好的日子里，我们收到了大兴安岭管理局的感谢信。毫无疑问我的功利性很强的心，受到了某种微妙的震撼。

在那个月夜我才得知她的父母都死了。唐山大地震。那时候她六岁。如今她和在新疆工作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她问。

生命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地球自生说。另一种是天降论，即宇宙胚种论。当然，还有人认为生命是神创造的。

那会儿我们走在月光下的小路上，两旁的大叶杨在风中呼啦啦摇动手臂，夜的空间里到处都在奏响着一种音乐。它是

柔美的、恬静的、温和的、惬意的。

生命是大自然赋予人类雕琢的宝石，我们都要爱护它。她静静地说。

自从我们认识以后，我们俩就常进行学习、工作、生活乃至心灵的交流。很快我们就发觉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因为有些不能用言词表达的东西，我和她彼此都能心领神会。

她太清纯、太明洁。她的心仿佛是一块洁白的海绵。而我就不同了。最起码我很世故，按同学的说法，我“老奸巨滑”。

同她经常的来往中，我变得快活多了。

有一次我们谈到理想问题，她说她想从事一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能帮助人的工作，想摆脱这物欲横流的世界。虽然这是多么地不大可能。但她会像一位出色的设计师，把她的一生设计得灿烂夺目。

不知谁说过，人在向前大步行走的时候往往不顾自己的鞋子是否坚实。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的强烈的想主宰什么的意念，使我显得很阴郁。

你会遗失掉你那顶白色草帽的。她有一次这样对我说。

那顶草帽代表着什么？我问她。

她笑而不答：当你彻悟的时候，你自然会明白的。当然，四十岁以前你是不会进入那种豁达境界的。

我知道她那双幽深的大眼，一直看到了我的灵魂深处。从那以后我就有一种忏悔意识——每当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时间有时很吝啬，尽管你使出吃奶的劲，可你仍旧得不到命运的微笑。值得庆幸的是，出于我们的努力，她和我的学习成绩都还不错。她说她梦见大学之门向她敞开了：那扇庄严的深红色的大门，在她的面前是缓缓打开。眼前展现出的是一个更广阔、更新鲜、更清亮的世界。那里有白云、山岗、大地、草

原、小鸟、游鱼、奔马、雄鹰，还有五色鹿和新鲜的太阳。我知道学校已表示要保送她——鉴于她的工作、学习和品德。

生命是一株灵芝草，这是她给我的赠言。

我曾多次于独自一个静坐之际，假想着林雪临死时的瞬间图景……

路灯灯光十分柔和。天色昏暗，群星闪烁。林雪一个正缓步走着。正值盛夏季节，满世界荡漾着熏人的暖风。她感到特别畅快，轻声地哼着歌。我知道那首歌的名字。

但是，就在随后的这一刻，她没有注意到，路灯灯光霎然间一暗。

她倏然一惊，猛回首——一辆凶狠的北京吉普亮着两只贼汪汪的大眼，向她急速冲来！这一瞬间她的心头升起一股暗红色的恐惧，一只巨蟹举着双钳从她的心间爬过，接着她意识到跳开去——可是已经晚了，那车已冲到近前。

紧接的这一刻林雪一定觉得全身，尤其是腹部受到重重一击，千万朵白色的碎花在她的目前猝然散落，……我想她一定想要喊一声什么，但却什么也喊不出来了——她的那双眼睛小鹿般惶恐的看清了驾驶室里那个因喝醉了酒而变得难看的脸，接着，由于那巨大的冲击力，她飞了起来。这个时候一定有许多白色的鸽子，在她的脑际腾然飞起……接着又重重地跌在了沥青路面。这个时候她发现有一朵红色的暗花，在她的腹部、胸部的白色裙布上灿烂地越开越大……已经没有力气说什么了，风吹拂着她的长发，她苦笑了一下：上帝啊，你为何这样不公，为什么叫一朵花没有开就凋落，叫一颗星没有闪烁就殒亡，叫一颗明珠没有发光就碎裂……眼前的一切慢慢扩散开去，离她越来越远，最后圈成了一个冰冷的定格……

啊这太残酷了！不，不，我不能容忍我这样的只有小说家才具有的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大自然把宝石般的生命给人们来雕琢，可它怎么老是强行夺走我们手中的雕刀呢？

去年秋天树叶开始泛黄的一天，她来找我了。我是不太喜欢秋天的，原因是秋天总给我一种凄凉的、阴郁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我还太年轻、太热血沸腾吧。

她是约我到医院去看望一个患癌症的男孩子，他才十二岁。二个月前她陪爷爷到医院看病时认识的。一个月前林雪不无遗憾和惋惜地对我说起过他：

他太可惜了。他还不知道他得的是癌症。他是那么明快和纯净。他对所有认识他的人宣称他要当一个世界著名的大画家。住进医院一个月，他就画了四十几幅画，他的作品参加过国际儿童画展，获过好几次奖呢。唉，人活着本来就怪不容易的，可上天为什么对孩子那么吝啬呢？他要能活下去该多好。生活总没有死亡的阴影笼罩该多好。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和脸庞上罩上了一层淡蓝色的忧伤。我有些感动，就决定和她一同去了。同去的还有她的同学夏莹。

在一间散发着消毒液味儿的大病房里，我们找到了那个小男孩。是的，林雪很有眼力。初次见面我就觉出这个小男孩是个好料子：明亮而大的眼睛，坚毅的额头。在他的身上，流动着一种勃勃向上的活力。

我们放下带来的各类食品。我还赠送给他一本吴昌硕的国画集。他爽快地收下了，接着就同我们谈了起来。他的清亮的好听的童音在我的脑际滑过一道道痕迹。我知道我今生不会忘记他了——一个给我带来了鲜活的记忆和新启示的小男

孩，一个将像流星一样飞快地逝去的小男孩。

他太清纯，太明净，同我们谈了许多。他说他要当最伟大的画家。他说他要像顾城所说的那样，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能看到光明。他还给我们表演了哑剧，逗得我们和同病室的病友们大笑不止。

在畅快地笑过之后，我们的心都强烈地感到了失落和遗憾。上苍竟这样无情，居然忍心把一个年轻而又美丽的生命淡然地不动声色地轻轻抹去吗？

半月后，那个男孩就被死神夺走了生命。我和她闻讯后赶到了医院。

护士正推着床车，上面躺着已变得冰凉了的男孩的尸体，缓缓向太平间走去。他的母亲——她看起来是那么憔悴和悲伤，跌跌撞撞嚎啕大哭，一步一个趔趄地跟在车后，哭声震动四野。在那时，我看见枯青的树叶哗然落了许多，像是在撒祭奠和哀悼的纸钱。太阳倏然隐去，空气此时也仿佛全都凝固了。

林雪哭了。她那瘦弱的双肩一下一下地抽动，我的内心翻腾着纷乱的思绪，久久地难以平静。

一个生命，那么轻爽，那么明快，那么纯净，又那么悠然而去了。

人死了以后会变成什么？人到底有没有灵魂？人可以获得永恒吗？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问她。

人死了以后，躯体会腐烂，会变成微生物、无机物，然后还原到大自然中去——人类本来就是从大自然中来的，而后又被新的生物吸取，在其体内变为养分，从而又转化成有机物——人就是这样获得永生的。

她这样回答我的时候表情忧郁。看得出她也同我一样，对

早逝有着一种难言的困惑。

“你害怕不害怕碰到这种情况？”我问。

在那倏然间她的脸上闪着一丝淡黄色的不安：“我不害怕。可是，在人的全部生命还没有实现其价值的时候就凋落，太叫人惋惜了。但愿上苍不薄待我。”

是啊，那样该多好！

于是我对林雪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了。她做为学生中的干部，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搞捐款，进行社会实践，还每天花去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学习差的同学补习功课。然而她并不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

我确实感到了羞愧和不安。属于我们的季节多明快，多爽亮，多清丽！难道我们不该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季节中，变得更好吗？

今年冬天，她随同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出访日本。三月份天暖草绿的时候，她才回来。

晚上月亮很好，她约我去她家玩。她送给了我好几件礼物：一把日本花扇和一套武士服（我崇尚武士道精神），还有一些书。

那一天我静静的沐浴在她温和的小房间的灯光下，听她说着她自己，说她在日本的感受，说她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和担忧。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笼着一层蓝蓝的忧郁。

在随后的飘着淅沥的小雨的日子里，我们走在树叶泛青的路上。她和我一样，都不喜欢阴天——在阴天里我们会感到太压抑、太沉闷、太阴郁，也太忧伤。我们都是青嫩的小树，我们更需要明亮的太阳和暖洋洋的风。

什么是黑洞呢？她问。

黑洞是宇宙间存在的一种物质。这种物质是恒星放射完能量后“坏死”所变成的。它没有光也不发热，但因它本身具有很大的质量，所以它能吸收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包括光线、行星、流星、声音、甚至时间。

那太可怕啦，她说。人间的死亡不也是一个黑洞吗？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管你是庸人还是伟人，不管你是青年还是老年，只要你靠近它，就要被它吸走。这太可怕了。

在雨中散步无论如何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两旁的遮叶杨发出一种略带苦涩的好闻的气味，我贪婪地闻着。

“你看”！我顺着她的手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有一个约摸五十余岁、身穿破烂衣服的老人，斜躺在一棵树下，他面色苍黄，神情委顿，目光痴呆，茫然地看着雨幕中的世界。这是一个乞人。

他多可怜呀。走远了，她回头去张望。世上还有多少像这样的人呢？他们都像浮萍一样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漂泊，说不上哪一天就被雨打风吹去。生命，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个谜。我真希望我能帮他做点什么。

她轻轻叹着气说。

……她缓缓地倒了下去，在这一瞬间感到迷惑不解：怎么死神这么快就降临到我头上了？她的瞳孔闪过黑色的大鸟的羽翼，耳朵里有机器的嗡然杂响，路灯灯光此时幻化为一连串的光圈，直通向天穹的深处，要召唤她的灵魂超升。

她感到自己像一片羽毛似地浮在空中，有四个带翅膀的小天使微笑着托起一面素帛的四角，在素帛之中，她轻轻仰面躺着，天使们轻灵翔动，慢慢浮起，浮起，风在身下鼓起，光线